



家乡的槐花

□贾丽

看到街边一树树盛开的紫荆花，一股强烈的思乡情绪突然攫住了我，“家乡的槐花也开了吧！”

家乡人喜栽槐树，喜食槐花，房前屋后凡是能栽树的地方，大都栽着槐树。每到槐花盛开的时候，满树、满院、满村的槐花香气，回旋着，飘荡着，充盈着故乡的每一寸空间。家家都忙动起来，钩槐花的欢快，晾晒槐花的忙碌以及吃槐花的喧闹，生活围绕着槐花奏起了一首首欢曲。

幼时的我，喜钩槐花。随着父亲“丽子，钩槐花去了”的一声吆喝，年幼的我蹭的一下跳起，乐颠颠地跟在高举绑着镰刀的竹竿的父亲后边，雄赳赳，气昂昂。我一边大声“嗬嗬”地呵斥着闻声而来的小羊羔，一边飞快地抢捡着连续落下的槐花枝，得意忘形。手忙脚乱之际，脑袋一重一凉一痛，头上槐花飞散。我摸着被砸的脑袋，偷瞄着瞬间神情紧张的奶奶和妈妈，嘴一咧，泪还没掉下来，就被父亲双手举起。一把把水灵灵、粉嘟嘟的槐花从奶奶、妈妈手中撸下来，落在箩筐里，处处洋溢着满足、欢乐和祥和。

槐花盛开时，几十只蜂箱摆开，黑压压飞的都是蜜蜂。我和伙伴们总是伸头探脑地看放蜂人驯蜂、割蜜。玩疯了的我常常忘记吃饭。“丽子——吃饭喽！”裹着小脚的奶奶“笃笃”的走路声以及她老人家悠长婉转的呼喊，伴着萦绕的槐花香味，成了村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至今，仍在梦中屡现。

槐花入餐有多种做法。当槐花初绽米白花苞时，最好用来做汤。刚摘下的粉嘟嘟的槐花用清水冲洗一下，撒上两把面粉稍拌，放到锅里油炒至金黄色，再倒入水，烧开，打上两个鸡蛋，放上葱

花及各种调料，色香味俱全的鲜美槐花汤就端上了桌。待槐花盛开时，最好是蒸着吃或做窝窝了。做槐花窝窝时最讲技巧，放水多了太软，少了又容易硬。当伙伴们争抢着交换印有各自母亲手指印的槐花窝窝时，我最得意，因为我的窝窝最抢手。槐花花期只有一周，要想久放，只有晾晒干，刚掉下花苞的槐花是储藏的最佳之选，将刚摘下的槐花在热水中一过，捞出挤水晾干，寒冬时拿出做汤，美味可口不减当初。

我觉得槐花生吃是最有趣的。把一颗新鲜槐花的白色花瓣剥去，露出嫩白或粉红的花蕊梗，丢到嘴里甜滋滋的，极是解馋。槐花生吃是极讲究的，掉在地上的不能吃，放久的不能吃，只有成串从树上刚摘下的才可。几个小伙伴聚在一起，瞅准细杆的小树，压、拽、拉、摘、抢，嘻嘻哈哈中，不知是谁用力过猛，咔嚓一声，小槐树齐腰而断。瞬间的呆愣过后，小伙伴们一哄而散，但主人的告状，父亲的巴掌是逃不掉的。

在物质和精神相对贫乏的童年，槐花给了我无限的快乐。现在，槐花只是家乡人桌上偶尔的野味了，但母亲仍固执地晾晒着槐花，固执地每年寄给远在异乡的女儿。

我无意识地抿了一下嘴巴，“喂，想什么了，你？”同事拍了一下我。“母亲一定正在忙着晾晒槐花！”

泪眼朦胧中，我似乎看到年迈的父亲拖着绑着镰刀的竹竿，抱着槐花枝，蹒跚地向独自坐在院中的母亲走去，四周只有静静的篮子、箩筐。奶奶早已作古，槐花依旧，老屋檐下的竹竿静静悬着，接不住今年新落的槐花。

真情驿站

henqingyizhan

2024年10月16日，父亲走了他89年的人生。

父亲出生于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幼小丧母，年少失怙，其祖母将其拉扯成人。苦难的童年使父亲养成坚强不屈的性格，勤奋好学的品德，在革命战争年代当上了村里的儿童团长。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考上当时的菏泽师范，此后开启为人师表，躬耕教坛的生涯。

父亲终生践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处世标准，执教鞭于三尺讲台，育桃李于桑梓乡间，学生不问贫富，无论愚智，皆一视同仁，悉心调教，勇者嘉之，懦者进之，敏者虚之，钝者勉之。“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从教四十余载，开蒙几代人，其中不乏江湖翘楚，庙堂俊彦，所谓“弟子三千，七十二贤”，用在父亲身

上，亦如其然。

父亲一生博览群书，手不释卷。记得小时候，多少次夜半醒来，见父亲依然在灯下捧读。父亲多才多艺，识得音律，吹拉弹唱样样拿得出手，每每为师生赞叹称奇。

父亲“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对学生春风化雨，对乡邻和悦良善，对子女管教甚严。很长一段年月里，我们对父亲管束之严苛，督责之切峻，颇有攘拒和抗逆。但这严却也塑造了我们的忠孝勇，培树了子孙的义利观，我们兄姊虽不成器，但于樽前人后，总算没有落下骂名，确无不羈之才，偶有乡里之誉，父亲如有所闻，或稍有慰藉。

父亲青壮时期即罹患肝疾，身处僻陋之村野，缺医少药，营养匮乏，父亲研读医书，就地取材，自我疗护。凭顽强的毅力，苦心的调理，健

康的心态，良好的习惯，父亲挺过了同疾病斗争、与命运博弈的春秋冬夏。后来欣逢盛世，沐浴清化，家境改善，父亲依然粗茶淡饭，生活至简。父亲一生清心寡欲，淡泊宁静，到了晚年，更是看淡生死，达观超然，及至病重，仍于病榻之上吟出陶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无惧。”父亲遵从天道的大悟，顺应自然的洒脱，感染着周围每一个人。

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子女陪伴在他老人家身边，奉晨昏于左右，侍汤药于床褥，给了他最后的温暖。老人多次言及：幸福！知足！现在想来，那些时光，倒是我们的奢侈和享受之日。

父亲在那个静谧的秋夜安详辞世，此后魂归故里，回到了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叶落归根，适得其所。

愿天堂没有病痛！

愿父亲在故土的怀抱里长眠！

祭父文

□苑蓬

长河浪花

hanghelanghua

雨中拍牡丹(外一首)

□吕永清

那年在雨中拍你，
你忽然脸红了起来，
红得有点意外。
脸颊上的玉珠，
晶莹剔透，还有点摇摆，
看似不舍，又不得不滴下来。

从镜头里看你，
你在绢帛的折痕里徘徊，
有点迷蒙，还有点开怀。
在这里，我看到史册的夹页中，
有你遗留的一缕天香，
还有一份不褪色的爱。

捧着的相机如同在朝圣，
一滴滴圣露坠尘埃，
像被遗忘的韵脚，不甘心地散开。
对着你的美，
谁都无法将目光移开，
只能任雨水，重新眷写你的爱。

聚焦你，双脚在雨中生根，
你花瓣上的雨珠映亮了花海，
让人魂般青睐。
能与你零距离接触，
哪怕落下来，
那也带有整个盛唐的文脉。

快门在闪，你在笑，
国色探进镜头最深处，
美丽了一个时代。
哪怕镜头上有斑痕，



那也像某个不肯褪色的朝代，
还在暗处，分享着有点潮湿的光彩。

雨中拍牡丹，
拍出了一份湿漉漉的爱，
染香心怀，一点点出彩。

跳跃在花瓣上的珍珠

牡丹绽放时，
恍若你的笑脸。
心里有诗意蔓延，
眼里有画面铺展，
奈何人无才思，
口中偏偏无言。

欲走还留，
徘徊不前，
大地忽然学会闪烁，
一道雨帘接地连天。
花瓣上，珍珠跳跃，
一抹水光漫上眼睑。

珍珠跳跃在花瓣上，
一如你水灵的脸，
那些坠落的不肯坠落的，
宛若奇珍，一颗颗连成串，
晶莹了彩色的花瓣，
让这花园，成了悬空的琉璃盏。

花是你的笑颜，
你是我的牡丹。
在这个最美的四月，
我想化作雨浸润你心田，
用这跳跃着的珍珠，
缀满你七彩斑斓的绸缎。

美，美得目眩，
美，美得心颤。
我向花心走去，
那些跳跃的珍珠里面，
都坐着一个小小的我，
近距离亲吻你——我的牡丹。
牡丹笑了，我笑了，
笑开了整个春天。